



羈藏錄

一
二

特別
□10
3475
1



韋藏錄序

或人有問於予曰：作藤先生之書其門人各藏家而未嘗傳入蓋懼其間有未定說及記者之誤也然予今悉取成編何予應之曰此非難語予之所以成此編者無他慕先生之深也予之慕先生也猶孝子慈孫之慕其祖考也孝子慈孫之慕祖考也自有遺蹟求之有遺器聚之其何有所擇乎予之慕先生亦如此耳以故苟有歷先生之手則雖一芥之楮數行之文字不忍敢棄之豈又擇其論之是非與其說之定未定乎此編所以造也雖然亦何度與衆人而以謬後學之為哉於是予名以韋藏謹秘置中云爾既以此答或人又告之曰其所謂謬誤者既章句文義之細而已至若夫大段氣象則知者須得之言外豈懼記者之誤乎豈宜如損於先生乎學者或不察於此徒為文字所縛而致疑於先生則雖程朱之書亦何無疑焉且以其一二定畫推及其餘乃彼記者之誤者自可見也其亦識之賢乎申春為序

指葉正信謹書

佐藤先生年譜畧

先生姓佐藤氏諱直方幼名稱五郎左衛門晚有所避時昭一廟一弟子生

輒改五為三歲惟康寅秋本主而輒得五郎左衛門又七郎兵衛備後福山城主

致仕稱休意母某氏以慶安三年庚寅之歲閏十月二十日生先生於備後福山

實文十年庚戌四月十者發行伴永田養卷始上京師時年

○明年辛亥十月二十三日再上京師見小崎先生時年廿二

○延室元年癸丑及辛福山始開講席解小學書時年廿四

○明年乙卯六月及于京師天和三年癸亥及為禎七郎左衛門堯行而

赴三千美濃國文殊村冬講學兼策錄成時年三十四

○貞享二年乙丑夏編排釋錄成時年三十六

○貞享四年丁卯十月作送浮屠道香序批評時年三十八

○元禄二年己巳鬼神集說由書便講兼蒙擇書三編成時年四十

○明年壬申三月二十者欲適于京師而告米野侯侯賸以銀三十枚及時服

三領綿若干特設饗飯先生使于野治庵侍食焉食畢侯與先生為

酒禮且餽五十口而先生辭之不聽教四而侯意愈堅即命家相上田中郎

左衛門河村九郎右衛門以使強之而不止是以不得固辭而受命受其二十八日

堯行赴京師冬自京師以書頻辭所餽五十口明年癸酉三月從請

○元禄七年甲戌應雅樂頭酒井侯之重聘往見侯待之以賓禮且使客其家

侯歲餽百金教辭不許後復固辭侯遂從其請或歲享保○正徳二年壬辰夏

值年標的成時年六十三○享保文元丙申冬至日書一文與稻葉正義野田德勝

永井行達以附託學術之事先生年六十七矣

○享保三年戊戌七月十六日堯行遊于京師又加江州彦根及勢州長島尾列名

古屋等邑閏十月二十五日先生歸江戶後客酒井侯之家時年六十九

○明年己亥春新營宅於紺屋町四月八日辭酒井侯之家遷居先生客酒井侯至

此歲八月十者以病終享年七十八人稱其正義野田德勝永井行達主事以

葬于江戶麻布土器町瑠璃光寺浮屠謚曰貫下道居士

○先生一娶葉輪氏一子二男二女長男二女先殤次日者八諱就正以

隆永己丑生以延享丁卯死

韞藏錄目錄

一卷

跋鞭策錄 跋排釋錄 辨仁奇送洋屠道香序
討論筆記編書集 鬼神集說序 四書便講序 大學金蒙釋言序
道學標的序 王學辨集序 靜坐集說序

二卷

董仲舒畫像贊 跋朱子行狀 示學者 討論筆記論山崎卷之出如
楠正成墓石說 讀書錄跋書 敬義內外考論 跋養子辨
示諸生 與山中德剛 示二三千 跋慕蕪辨 冬至文
與永井行達 題記語類文字 書永井行達自警文後
兵法論 書存壁 朱子按畧說見 書稻葉正義文後
易學啓蒙講義序 文字二道

三卷

學談雜錄 并附錄附錄者今正信所論

四卷

仁說 顏樂章筆記 中庸天年章 中庸鬼神大意
中庸十六章 中庸廿五章 未發已發說 中庸書說
寄三宅重固中庸說 一貫章 一日戒學者說 盡心筆記
夜氣章考證

五卷

卜筮筆記 并出外論 西銘講義 伊川易傳序
春秋傳章 近思錄筆記 講近思錄為諸生記
存養筆記 并答或人書 節文筆記 克己章 主靜說
浩然章 贈長谷川氏筆記 與澤一 忠孝不兩全辨
軍談筆記 大學皆自明說 作新民說 神傳劄記

六卷

與稻葉正義書函

與稻葉正義手帖

與守屋氏

遺告

遺令之書也

七卷

說歌 與跡部氏

志の免

不きまき

物さむ

八卷

近思錄道體講義

大極圖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九卷

跡部氏手編

十卷

關門隱微說

十一卷

太極講義

吳易數
天津說

大學神淵畧

靜坐說

求放心章

問答仲章

二種孝明問答

菅野菴山所錄

十二卷

王學論談

十三卷

生靈死靈論

野田德勝錄

永井行庵錄

稻葉正義錄

十四卷

中國論集

十五卷

四十六士論

十六卷

湯武論

豐藏錄卷之一

跋溝生鞭策錄

為學之方朱先生明之至矣盡矣今究其要而舉之不過敬義兩言而至於日新之功上達之效則全在乎積累習熟而已矣頃日略撥其尤確實緊切者集次為一編然學者志不先立焉則十言万語皆無用之贅也耳尚何學之可談哉故又冠立志一節於最首以備予觀者儆戒人資云先生嘗有言函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吾輩之所宜致思也天相癸亥冬冬至日依藤直方謹識



跋排釋錄

朱子解事能言距揚墨之說曰邪說害正人上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上得而誅之不必世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功既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使亂賊之黨可知矣嗚呼盡朱之言如是之嚴且切而推之又曰排老之害甚於揚墨則學者之於佛氏也豈可不痛辨而猛距哉此予所以敢不自量集是編以欲與天下後世植正排邪者共之也貞吉子乙丑夏至日依藤直方謹識

辨伊藤仁奇送浮屠道香師序

送浮屠道香師序

此文蓋倣韓退之送浮屠末暢師序而作然其言命意恃戾淺陋固非儒者之言也夫韓子未為實知儒者而其衡正排邪自以為已任雖窮遭空鼠譴屢瀕九死而不以為悔如韓骨表原道諸篇歷歷可觀而其送文暢詞如溫籍含蓄而其意之嚴稟不可犯今作舟之送道者也始終本末未嘗少有濶正之旨而動似涉於含糊調停以取悅於彼之言使韓子聞之則亦矣所望必矣

余少時甚好學忘寢食廢百事唯學之耽不為名進不為利務立則見其參千前居則見其遜于席凡至于飲食談笑出入應接野遊郊行望山瞰水暨聆里巷歌謠觀市上戲場網機隨事舉皆靡非吾進學地

其然豈其然乎

自以為吾性愚魯百不足稱然於好學一事雖聖人亦不敢讓焉其自信之篤也如此

夫孔門三千子獨以顏子為好學而又嘗

曰十室之邑必有志信如筆者愛不如

丘之好學也則好學之至難可知况自稱自許至有雅聖人亦不敢讓之云豈學孔子者所宜言乎

夫愛類於己者而惡異於己者人之同情也無忤於親疎遠邇苟聞好學而勤之有成則注視傾想欵仰嗟歎若聽立之谷之足音若在遐荒而逢故人斯然

有不勝其悅者也雖浮屠醫方異端小術士有嗜學務業斬然時起於眾者心竊慕焉將以庶之奚敢以異視

既愛類于己者如此其惡異於己者果何在邪

穎道古師傳學不厭遍讀大藏經譚玄理津津也又深嚮吾聖人之道自詩書浩蕪而下至於閩洛諸君子之書靡不涉獵探討講磨切劘以究源委之所自豈向所謂嗜學務業斬然時起於眾者大非斯人乎

夫深嚮聖人之道而究其源委此何等見識何等地位而問其人則秋道古師也問其所得則讀大藏經譚玄理津津也也是安不為天下後世獻笑之資而虛妄妄舉一俛仰到此是豈儒者之所為哉

然近覺宋儒之說與孔孟之道有差闕予講古學而遠未自費列質以所疑予為剖別其純繆以告之師一聞之便狀然矣

讀而至此不覺失笑幾不能揮毫矣

因謂世之儒者徒咀嚼于宋儒之語而未廣涉于緇林之書所以不知宋儒之學本自禪來

朱子嘗言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白之同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時非是見得

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邪此言學者所宜深察而明辨而近時儒者眼力
矣罕氣魄實小不能見道体本然之至而妄示義理精微之實是以凡吾
儒所以語要道者亦與異端相類則指摘避忌不敢以自諱干口不亦錯乎抑道
者以已為寂流而議宋儒之必於禪亦可謂不見其衷之甚矣或渠慍朱子痛
辯佛學之非無述其情欲假仁者以壓之亦未可知
惟我能識君子辨宋儒之總矣必於不得已而語之詳按之精指斥疵病抉剔瑕類昭
然晰之然莫所能逃其情乃孔孟之真傳也從此相得懂甚

化亦直年程朱自以孔孟正脈任則其自視為如何而至蒙異端竺徒之印可
相得懂甚何其聖學之衰也余又觀其所作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及濬
字美彼於大學濬孟文義尚不備何及其理之當否乎以此妄淺程朱之說
無忌憚之甚

近又將屏干世謂予曰願為我述一言以示為學之法
異學之徒而講于聖賢之書其迹似庶于善政變者然其心實不在此持此
為龍斷之計耳

予曰我素寡陋謏聞矣足以為子之贈然問而不告非禮也告而不盡非忠也擇之在子詎

極盡言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妄言孟子
於夷狄謂不直道不見而必先辨服其陷墨之非而後止今婉浩寬說如此文
則豈止失言而不直而已乎

夫自學者見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見之本無儒無佛唯其一箇而已

儒者所學則天地之道而雖盡其善亦儒而已矣佛乃特之善之猶君父之有
亂賊五穀之有春蠅美也然則自天地見之儒者本然之成名而佛則虛稱惡
物不可不盡可見今乃兼舉儒佛略無彼此辨別之言至於并以為天地之所無
此特陋習俗之故以儒為專門家流之通號耳其自慢而無智亦甚矣哉
所謂道之者即天下之公道而非人之所得而私焉雅聖人莫能損益之也

有於此實見得焉則識叔氏之乖道而和與道者謀之非義何至於計利害
狗人情以貽吾黨之詬哉吁其亦不講于程朱之書之過爾往者不諫來者
可正作亦於此濯去舊學所深之非新導引佛道學之美則其變故習而
及正路亦不難矣此區區之望
今師生于天地間豈則當從今日之天地而求焉勿向前求之勿從後推之爾而求

千遠非善道也。厭常而趨于異，非善教也。天地之間必有父子，有君臣，有大婦，有昆弟，有朋友之文，最與而夜寐憂喜，而冬寒夏熱，雅天子不能改，吾雅聖人不能易。爰且古今而準四海，根乎人心而通乎物理，是我所謂一道也。雅佛不能離今日之天地，而獨立焉，則可知離於今日之天地，而無所謂道者也。道已如此矣，而佛則欲離天地絕人倫，而獨立此其所謂得罪於聖人也。今已知如此而不痛辨之，猶猶叔氏推其瀾而不已何邪。

師之道吾之道，豈有二焉乎哉？又唯其是而已。

此意欲不并彼之非，不并彼之意，平說天地自然之本，為渾厚廣大之言，以誘之自服耳。殊不知彼欲闡儒者之道，而并心統徒舊態，則其不實無志固亦可見。而我之言已不能刺頂上，一鍼以衝其膏肓，則十喻萬喻，徒為姑息因循，定長其暴棄耳，何益之有。

吾聞佛之教以貪嗔癡三者為其大戒，雅儒者犯此三戒，吾則吾不見其為君子。況於名為佛之徒者乎？今儒者必欲攻佛而廢之，佛者必欲接儒而一之，如虎相攫如牛相舐，執戰而相鬪，固異主而相守，未必不相涉。此三戒。

此言非常之笑，固也以儒者之攻廢佛者為犯於三戒，怪言異說可笑可歎。

使孔孟在天之無並聞之，則其憂患何如哉！且介奇真以彼所謂貪嗔癡三戒為與吾儒省察。

言乙丑三歲仲春初六日伊藤維復謹書

介奇以真儒目名，每議宋儒嫌於禪學，而今堂佛如此，則拊掌善哉之報，固其所也。嗚呼！聖學廢而邪誕蜂起，其為吾道害莫如叔氏之甚者。是則苟有志於儒學者，之同憂而難作，亦吾堂耳。故於此等笨錯深為吾道歎惜，而至於感激，訂直取恕於人，則有所不暇顧正矣。

友人某持伊藤維復與浮屠屠氏丁文朱示予一說之駭愕甚矣。固雅不定，深論然亦恐初學或惑於其言而輕信邪說，遂一辨其非，以與諸同志。孟子不云乎：能言距場墨者，聖人之徒也。此後學所當謹守也。

貞享丁卯十月十日伊藤直方識

討論筆記

丰滿兩之學，實祖尚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間去取於陸子之言，常欲出於其右，輒自以為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木家商量集所載辨陸學諸說，尤為詳備矣。今

摘出其最的安切當者且取本極後論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
異于陸學而共背聖賢之教也若友詳之

答呂子約書曰近聞陸子靜言論凡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
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知其說因軒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
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答陳履仲書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
婺川明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
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扶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秉
正坐學者各守已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克治之實功無異術邪有邪若有
異則何必附會牽強為吾道之汙以黨于彼哉必以為無異則是亦佛也而已何
望詳他人之禪不禪也夫孟子叙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自以距楊墨放淫辭為兼三
聖者之功而其惡邪說暴行之甚不止于亂賊貪歎之害其豈有一毫私忿嫉害之心
哉蓋其憂道闢邪之嚴如此而自不容已耳而今稱兼孟于之傳者顯然以攻佛
而廢之為非著之送佛徒之文則根本已乖夫復何言古人有言寧可得謗于今
人不可得罪于天下後世何可不思哉

何嘆之有

此所謂放飯流歎而無齒決之問者耳况道者之於仁亦不為無所狹而仁
存所告本亦無足諱者乎

倘使佛聞之必折掌稱善哉於是乎書皆負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語類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
敏銳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本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
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于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
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兩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答呂伯恭書曰于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
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意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
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
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則議論故為學者之病蓋云如此即是
自家呵叱之過乃須著兩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
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
雖唯然終亦未定時竟也

○語類曰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着他意思只是棟一箇籠底說話
將朱籠單其实际會箇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曰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
見他故事物之上理會得箇許多道理了却恐未和一箇道理在遂未這裏提醒他然曾子
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曾箇甚麼嘗
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
一條索束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
得穿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此譬如前面有一箇閘終跳得
過這一箇閘便是了此教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洗破未又恐後人錯以某之
學亦與他相似今不索何若口說破某道池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
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又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万般
病只在不知有氣象之難把許多塵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
○又曰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
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工夫○又曰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
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

○答張敬夫書曰子壽兄亦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

中要人提撕者索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擇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情于
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後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答趙子欽書曰子靜後來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待此凌
跨古今更不下躬理細審工夫卒拜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
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答項平父書曰大抵子思以承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
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喜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
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處處不肯放下而喜自覺難於
義理上不散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及身用力去短處長處幾不
墮一邊耳○大極圖說後論曰大造體之全渾然一致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繁
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異同而乃所以為道
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大所謂渾然者之未始相離也
是以信口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
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
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究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

復是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
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為當屬之此耳陰
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象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
此其所以為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
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為體用誠
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
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為無體用之力哉万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
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統之
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
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
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
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
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
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

○中庸或問曰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

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言是豈有二物哉凡天下之事雖若
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况聖人統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
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
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為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
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
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
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者也至於窮理至命蓋人
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
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
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

鬼神集說序

晦菴朱先生說鬼神之義至矣盡夫性字撰出於文集語類中而為一冊題曰
鬼神集說以資朋友講習之思議焉真西山有言曰鬼神之理雖非初學者所
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
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

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

人之神曰鬼

鬼謂氣之已屈者也

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

神者氣之伸也鬼者氣之屈也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減感之則又能耒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夏如秋冬秋藏今人只以羽生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此為神又為鬼而潤為神止為鬼雷動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是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乃之氣即天地之氣又有言曰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乃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才之能舉動與大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故魂魄盛此

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之鬼鬼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天以從陽魄降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竭蕭之屬求之於陽謹凶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屬伸也此說尤詳明能得先生之意者也因今表章而冠諸序末說之首遂存梓人刻之以與四方之學者共之云爾元祿己巳孟春下浣依藤直方謹識

四書便講序

晦菴朱先生曰其於大學用之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甘肅於大學亦然又曰其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此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其舊年說中庸沈潛及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撮布得未直德磨細密又曰喜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或說然近日說之一二大節自外猶有謬誤不仕修削有時墮于又覺病半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特一時聰明之氣畧者一過便謂事不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夫以先生之德廣大之該博真孔子以來之一人而其用心之深也如是則其注意章句之詳其精密固其所也而澆四書者何待他求哉然至於門人之所記實與

解註於此而其意味氣象可見乎應接之間者則又不可以不之考而語類之為書編冊浩穰記錄異同其間或一時有為或語之未定且記者之失未定之說初學殆不能辨決是以故抄抄其尤易曉者以備講求之資若夫全篇周覽之義則宜謹守先生正思錄後序之所言云元祿二年閏正月九日佐藤直方謹序

大學全蒙擇言序

文會筆錄曰自朱註定而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集疏趙氏纂疏相繼為編而後吳氏集成出焉與陳氏發明胡氏之通據集成為之倪氏輯釋萃泰明與通者也劉氏取輯釋及數家之書著通義其後大全成矣大全之後未疏以百數而蒙引其巨擘也林氏存疑王氏便覽專依蒙引陳氏淺說合蒙引存可謂淵積久之惑而大賜於後學無窮矣近時大全蒙引二書盛行于世讀者往往以為朱註之階梯嗚呼可悲也夫比日因講大學省閱二書掇取其終足為按考者為一冊名曰大學全蒙擇言以見二書之無助於講論而又以警夫迷沒於末疏之固而不知朱註之妙者也至於說論孟中庸則其妄戾尤甚所謂昏塞甚之言豈不信哉學者宜速辨焉元祿二年閏正月十日佐藤直方序

道學標的序

孔曾思孟之後接其道統者周程張朱也吾人所學豈外此而他求乎俗學者流不知求道者固置而無論焉雖或有稱道學聖賢者而於道不知所向則徒房于謹厚拘滯之域耳亦何足與談於道學哉今矣學聖賢而欲造其道則又不可以不識聖學之要歸矣因在稿略舉聖賢之言關於此者以備諸講學用力之標的云正德壬辰季夏日佐藤直方謹識

王學辨集序

仁義禮智人之所得乎天之理而學者之所以學此理者在知與行而知屬心行屬身明心知而利躬行利用安身以養乎其內則知行相資進之方而其知之先於行固不可易也竊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也而其立之者陰與陽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為理氣妙合之義而無復餘蘊矣蓋一氣流行無間斷者夫命之全體而就其無間斷者而語其分則輕清變動陽而屬知重濁凝定陰而屬行陽根於陰之又根於陽秋冬本於春夏春夏又本於秋冬天地生而地成之陽施而陰受之則示知行相資而有先後之象也故知行兼備而與天地同德聖人之所以生知安行也致知力行而未至於聖人學者之所以困知勉行也是觀之則天地聖人學者其分雖異而其皆在知行之二則初無不同而大學之格致以

至誠正何論語之志學以至從心中庸之知仁勇與博學篤行孟子之始條理終條理與知性知天存心養性其序切之不可亂闕者乃從上聖賢相傳之旨訣尤明白也已矣若夫陸王二氏之學與此正相反則矣天地聖人之罪人也有志于聖學者何得不辨之哉豐曰信負書編次王學辨今請訂予一言於篇端以錄諸梓予嘉其衛正距邪之志聊述所懷云正德乙未孟春伍藤直方序

靜坐集說序

夫動靜者天道自然之機而主靜以制其動則學者備之之功也古昔聖賢小學大學之方居敬究理之訓良有以也老佛之徒厭動而求靜固非天道之全矣俗儒又初不知主靜之為要則其所習皆無用之妄動而已何足謂之學者乎程朱所謂靜坐乃學者存心之術而積德之基也今欲學聖賢者不能用力於此則亦豈有所得於己哉但靜坐之可慮者或有流入於坐禪入定之患耳吾輩徒循朱子之明誨而妄用其力則誠可謂善學者矣柳川剛美嘗據朱子之言及於靜坐者集次為一篇名曰靜坐集說以備講習之考索焉頃請訂予一言於篇首而刻之於版予竒其注意于靜坐之說軌應其請云享保丁酉季秋伍藤直方操筆于東武僑居

韞藏錄卷之一

韞藏錄卷之二

董仲舒畫像贊

因豐曰信負之求贊董仲舒惟講畫像

漢室聖學掃地仲舒獨度越倫正明義理誰及可惜惟講異直

跋朱子行狀

讀朱子行狀書其後言學者不學朱子則已若欲學之則不可不考於此書也近時曲學阿世之徒名曰學朱子而實則以之性之陷於卑賤汚辱之域而不自知正與是皆不若乎此書之過漢氏之功於此乎大矣讀者其念此天如癸亥七月五日把筆于美濃園本堂

示學者

緝屋白禱
髮結括髮
陰陽忌才
醫者不療
箕賣笠簞
魚賣食飯
僧徒不信
儒者不行

右八者之業所為不同而其歸皆知為人而不識自為專務於外而忘其內者也然緝屋
箕賣髮結魚高陰陽五者本以從於人而為其務則固莫可咎者僧徒又不在
咎責之限也若医者雖不知養其軀而猶有濟人之功至儒者之不行則失已欺人
侮聖言誤後學此罪之大全無所逃矣吁遂鹿之虞人不見山與講書之儒者不者
已異術同情之至而其為外馳也甚矣孟子所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
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註正謂此也苟稱有志於聖學者何可不知其所務哉一日忽
有所感悟因書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勵惜者正覽者勿以言之涉乎戲謔
附一場之笑媒而忘終身之功云貞享三年十月晉伍藤直方書

討論筆記

或問敬義先生之書處於予予亦之完竊謂堯後舜以來道學相傳而至于孔孟孔孟之
秦漢隋唐其學不傳至于宋周程張朱接其統而道學後明於世朱門黃勉齊
蔡九峯實得其傳其餘蓋無聞焉至元明之間以儒名者不可枚舉而至其完規聖學門
牆則方孝孺薛文清文見此二人而已朝鮮李退溪東夷之產而悅中國之道尊
孔孟宗程朱而其學識之所造大之非元明諸儒之傳矣哉 邦中古信儒道而自
王公以下學焉者亦衆然如聖賢道學之學則尚未嘗知其說也朱書之未於我邦

數百年之久誦之者不為少而識其完明道學之正美而為萬世不易之定準者未聞
其人焉近世山崎敬義先生尊信朱子得於其書而博文之富議論之正矣哉

邦儒學正化之首倡也其所著書行于世讀者深達其意則議先生矣揮道學進為
之方而使學者不惑於所從矣先生祖先播廣固三木莊人也詳見于先生自幼穎悟不比

常兒少年有故剃髮為佛徒二十四五歲時逃佛而歸於儒家居於京師為諸生講
說拳世稱其美又先生為人勁持豪邁性性氣極急自勉教人惟日孜孜不敢方懈其待
人也甚嚴厲粗無狗時好授人情之意矣以人情惜業差行則痛責之而不假或至絕之矣

明曆戊戌之春遊于東武寓於河內守井上正利舍正利從學有年後又心會津左中
將源正之招為賓師焉正之卒營葬既畢遂辭其嗣君臺臺餽退處教授信從者衆
天和二年壬戌九月十六日以疾沒享年六十有五無嗣于此先生出處之大畧也其晚年學之
所造行之成則非後學所敢議也然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中有先生傳其立文
命意本以誦誦先生為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
不睦殊非誦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純妄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而徒
稱傳詞無替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老之說嗟呼可鄙矣哉
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詆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

則可見被之為人之妄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為證矣

或疑敬義先生重任儒道而又雜信吾邦所謂神道者晚年任神道之重信於儒道生存之時已自號垂加靈社何其從于正之不說一于對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固不容有二道矣儒道正則神道邪神道正則儒道邪從於正則離邪從於邪則離正豈有兩從之雜信吾不識其妄也抑自古有三教一致之論而朱子極言老佛之非正則可知儒佛一致之為妄論矣我邦有儒神一致之說而先生尊儒惡佛之深而其於神道非惟不以異視而至於謂我邦之道尤當深尊信之不知從此則矣異邦人之子而非其父母之子愛此學者所以大疑難而不止也若夫儒神正邪之決則附知者之立論非吾侪所敢質言也或又問昔日親炙於敬義先生者有言曰日本自神代以來有道統之傳授秘說散見于神代卷中臣枝及諸家傳記自儒學盛行我神道之等混雜而不明甚則專從於儒教信鹿食之徒皆我神國之教不知專奉神社者性之有之夫生于我國而尊異邦之道猶猶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忘神明之恩失君臣之義不孝不忠莫過於此矣蓋速改而及其本于其謂中庸稱至聖之德言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處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是觀之天地之間無二道聖人之教無二法

莫可疑者而子思豈欺我哉今乃謂日本自有其道其教而不資於中國聖賢大中至正之訓則天地之間所謂道者多端而廢邦各有其教也然則天竺南蠻韃靼月氏之夷俗亦皆謂之道可乎且尊信神道如是之重乃何不取足於此而又學於異邦之道以自犯其唯一之訓習合之戒耶對曰據予外見則吾子之論甚當矣然吾不知神道又有何深說與矣則未能斷或人外言之無其理焉諸更定問之傳識達才之人可以質其疑已爾

一ノ學友問敬義先生之出外于舉其大畧以告之或又疑問先生信神道之義此等也予亦素疑及于此而不得其理焉因錄兩次問答之言而附于其後以備異日之講求此固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議矣何得所私其外好辯議師門之嫌哉識者明訂其是非而歸於義理之至當使學者無他岐之惑則矣萬世之賜也元祿庚辰九月十五日佐藤直方謹識

楠正成墓石說

攝津國淡川楠正成之墓石水戶中納言源光國居之所建而其文則明舜水之所著述也傳別舜水姓朱氏晦菴朱夫子之後明思宗帝之親族而官高祿厚固非其具位之列矣一本禎年間有七字而無中字然山宗禎年中思宗帝為逆賊李自成被害當此之時舜水不能伏節死難背君臣之義

棄親族之思避亂全軀而奔走干我 國旅寓於肥前長崎源君聞其姓名招之為之
一本無為之字賓客明亡而為清舜水遂不歸於我國而埋死於他土則可謂不忠不義之人矣使朱子
一本人作甚在天之靈視之為如何為正成者亦宜有享彼之稱贊以為慰哉夫源君稱揚正成之忠
如此不識舜水之不義則何哉世儒亦徒賞其記誦文詞之富麗而不斤其忘君失
身之醜辱吁可悲夫爾苟讀聖賢之書者於此而猶不辨則何足謂之學者乎吾輩
在所宜深思也至永二年仲秋日佐藤直方書

讀書錄按書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者察之不至也 卷之一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律於仕官中昧冒非法取不
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或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
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恃
此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成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
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富貴利產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享其子孫以可求者教
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享之豈非愚之甚耶

○余性年在中易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而謂是朱文公告余曰汝嗜欲多明理明
及於遂書其言于壁一日在湖南請易讀論語堅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恬
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須是盡去旧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旧見以新意極有益宣統五年閏二月
初二日夜余在辰易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以不大進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
故為而善未純去惡未盡當自今一刮旧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又矣
○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聖人論道多兼理氣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
上下之語皆兼理氣而言也○太極圖上面大圈子即陰陽中小圈子在陰陽中見
其不離在上見其不離其美一而已矣非小圈外別有一圈為太極也
○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
兼理氣而言固于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者則失周子之意矣
○孔子所謂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于人周子
無極而大極言雖無形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
亦兼以氣言矣學者知無者太極之無形有者太極之有理則有無合一 卷之二
下同

○凡讀書必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真
村些子小兒讀誦聞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巫祝尼媪亵跡絕至於匹藝之之人雖不可缺又當用之
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斂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又有
本非儒者或假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歎合即墮其術中必房瑋為相
因一琴之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跡絕亦
清心者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心窺而知之余嘗使一吏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
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吏以此知當審者當正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
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矣

○人所謂病萬病只為存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
惟欲已壽
而人之愛時
若若死七
一切不憚由
是生以上
非字脫欲已生。意不屬天理滅絕惟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哉去有己之病鄰
然大公富貴貧賤安寧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
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卷之三
下門

○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初學時見居敬未能理為二妄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
察此理惟二妄而實則一矣

○周公曰勿違曰今日艱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艱
樂惟若不至于大害然作于上即应于下以艱樂微則下以艱樂微是其所訓
于民非言語之訓乃以刃訓之恒其感忘之機為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皋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也豈非五世之永鑒與

○嘗見人尋常妄處置得宜者教：為人言之陋亦甚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
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簡者非厭其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第三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
而心在第二步第三步之外行第三步而心在第四步五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字字如妄無不
皆然字字一字心在第一步上為一妄心在一妄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與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陽之不辜天下之幸也卷之四

○君子熟於善小人熟于惡 ○俗儒不知教人之本或為講語之類使學者誦習全文為

說書忘若之用其壞人亦甚矣

○三教之說其未久矣使教有三則天地之化亦有二矣

○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叔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伎耶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卷之五

○不善之端豈待忘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于慎獨也

○所以為學者只為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時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類求工求奇徒弊其精神于無用其失遠矣卷之六

○餘度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途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莫年止者也

○靜子吾克著讀書餘文不掛眼之句文獲我心正與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之觀萬物若中木石之類皆靜

植下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氣寂別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老

謂動多於靜也卷之七 ○原始而知其也自無而有則及終而知其自有而無也必矣人惟

不知原始及終之理故舉俗為異端惑 ○凡詩文出于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庫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

成文歐陽公龐固行表皆所謂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恭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官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以為戒

○去弊當治其本其本末治而徒去其末雜衆人之道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士之節氣全在上之人將激則氣節盛苟亦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吝身而氣節消矣 ○高深遠近皆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為天衆人之見也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惟才在是而心又在是則不挾地而靜矣

○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切而學宜其不足入克弊之道卷之八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為學才在变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卷之九

○人真矣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心有閒時閒時見此理無物不有無時而不然寒時則不見矣故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謂不過晉吏法律之吏爾

○習於見聞之久則妄之難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止未作禁游民所以救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格財利之用

○程子言惡又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在迎候生

○雷擊而為雷斧星隕而為石是皆氣結而成者也是知土石之類皆天地之初氣

○疑結而成但剛為陽氣為陰耳卷之二

○理学不明無性而不陷溺于異學讀書錄之一 ○涵養吾一即主敬也

○命有以理言者天命之謂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死生有命是也

○性理難強以語人可語者必其人也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妄妄念也思慮悖理

○差惡詳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矣日用省察之切要

○不可毫髮間斷也讀書錄 ○妄念生不滅之源也卷之四

○故伯論地曰大氣舉之則地有涯氣無涯矣

○下之天独不能為水而行於地中乎 ○見理熟則如夏易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于近脩誠可為後世法卷之五

○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也卷之六

○先儒言窮道見道者但心悟其理故借別見以明之非真有善之可窮有形之可見也

○得聖學之真則知異學之妄卷之七

○生於程朱子後者何幸如之以四春有成說而大道明也卷之八

○不便他妄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之次

○序後儒以本義附今易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妄念忽然而起然而即覺其妄但不能絕於再起此所以為難矣

○為人須做徹表徹裏卷之九

○人間道學之名不駭以為高則笑以為迂且為學而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

○學乎卷之十 ○万物終始乃阴阳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心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

○存必無此理 ○先儒謂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竊疑天

○未開時只是氣塞既來有日月星辰曆教四時不知如何計其年數

○幾字始見于各如方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周子發明幾字云云卷之十 二下
○易雖古于昏然伏羲時但有卦爻而無文辭文辭始于昏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
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之後乃有易
之辭及諸經書聖賢必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字皆原于書也

予四十年前誦讀書錄於懋律國有馬山客舍今年癸巳讀於武藏國江戶旅
館方知薛氏之外見度越於元明諸儒因抄其外舍於鄙見者數十條以與同志
惠然文清信許普濟之甚深則吾大疑之丘氏之說亦的當矣此又所不可不知也
正德癸巳孟春直方識

敬義內外考論

友部安崇作敬義內外考而排國枝氏之敬義內外論使川崎某取予批評因述
其大略亦以無之云

夫經傳內外二字有以己與人言者有以本與末言者有以志與氣言者有以心與身言者有以
家與國言者有以中國與夷狄言者其餘猶多不遑悉舉焉讀者就其外言而考之則各
有當而不可亂也易文言敬義內外此乃以心與身言者而程朱明說可移易矣性年敬義
先生講近思錄為學敬義內外有為內家國天下為外之說當時門人或信或疑信疑

相半辨論紛然為學友人爭論愛予時偶有疾不侍于講席日久同友人造日來問內外
之說者衆予亦以先生之說為非辨之不止由是遂得罪於先生不入於師門者幾
二年淺見安正不得已而著敬義內外說以發明程朱之正意而解疑學者之疑惑也
今說孔孟程朱之昏而曉其文義者一觀之則不待年誥而可以自識其旨何疑之有乎
國枝氏之敬義內外論得程朱之旨而所引證亦皆當但恐彼未聞居敬克理用力之
端的則議論之間有不要約切實者愛耳友部氏欲排斥國枝氏之論作敬義內外
考然其論初不對值國枝氏所論唯泛歷舉諸昏內外說強為內外復外之證終無
熟敬義之內外而詳論之則固非矣論考證之體而於主靜持敬之方亦可以
見其早日欠講究爰請更深考國程張朱之書而識得道學名義之大端可以在祖
於程朱之間矣孟子不云乎五穀之不熟不如莠稗吾輩豈可不思之哉甲午仲冬日
直方操筆於東武寓舍

跋養子辨

養子弁論甚善近時吾黨不識此義者往往有之豈不可慨嘆乎

示諸生

吾人為學要有一定之見不然則終身讀書而不見有益於其身矣蓋學者實知

其身之為病者則持養受治之切豈可一日忘之乎唯憤之必、浪費先臥人欲日長病痛日厚終歸於小人之域而猶不自知焉朱子有言學者看得自家病痛大則須是遠般些荒聖賢皆要體之於已每如此吾輩宜深思之

與山中德剛

丙申四月四日作傍二童子遊山王社過山中氏無會無探枹時山中氏浩云云今夕於新無市人而叔無子講焉予歎云市店之徒而講於義理之書可以為奇矣因言天人之為學也猶武人之帶劍無武人而不帶劍則不得名之武人也然其所帶之劍釵刀而不利則典不帶釵者何異為學亦然其所講不本於道矣之矣而徒莫記誦文詞則亦猶武人之帶釵刀而何益之有矣哉讀書者宜深思之也直方先生於山中德剛告亦平誌方之化直方操筆於教奇屋橋

示二子

吾黨諸生有以學文者正亦有以故文者蓋以學而文者實道義之友而終身之友也以故而文者則雖日講會而讀書而非同志之學友矣昔程張二夫子會興國守而言舊日有庶人講此莫此乃可謂同志之學友也今日學者識得此意則有可望於異日之百世矣二子其思之 丙申夏直方先生誌之

示二子

程子曰窮徑將以到用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此言學者最宜深思之予以此言而觀近時之學者亦見有其能致用之人矣今之從政之徒例不責儒者職此之由也今稱有志於程朱之學者於此而無外明見則何之謂之學者哉二子以為如何 丙申夏直方先生誌之

跋秦燕辨

近世有伊藤仁奇者排斥朱子之甚初學不解文字者或信之而稱以孔孟正脈其外著大學之本語五字等中庸卷揮童子問等之教書論說之差失文義之違背固不足深論矣吾友加藤政矣頻請辨之而不置遂使鈴木正等為之弁說爰比日示其中稿於予復強求一言加其後不得固拒而舉其大要言朱子者孔子以來之一人而道學正統之大賢也批議之者元明以來迂儒俗學之庸人也以此校之則其高下淺深固可知而不翹砭砭之與美玉之何惑之有乎改矣其識之享保丙申仲秋直方書

冬至文

道之廢而不行猶擔物之捨置地上也君有其人出於其時則任之而使不永墜地矣

今務聖學者乃擔夫也俗學之徒則路中之游 再何足望道之任乎朝辭李退溪
之後欲負荷此道者吾未聞其人焉中庸序所謂吾道之所奇不越乎語文字
之間正謂此也哉 邦自古至今欲仕此道者幾人也耶二三子有志於聖學矣予與
平若果有其志則堅立脊梁骨可以願以學孔孟曾子不云乎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豈但一緇細終歲月與天游
平浮浪之徒為伯仲哉 享保丙申冬至日直方春之與銓木正等野田德勝永井行達
以勵其志云

與永井行達

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無一息間斷而人有放其心則違天地之道而為不肖於其親無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然則學者之不能進於道
正由不用力於敬也明矣程子又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
有不進而退者今學者欲驗其進不進全在考之己心也若不進則日退而已何
造道之望哉朱子有言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
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
至于我之前十我之後与天地相為終始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章句連引證以為
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看實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是得聖賢之說底与

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程朱之言已如此矣豈可不用力於此乎享保丙申季冬二十九日
為永井誠之言此以勉之

題記語類文字

某舊時亦要無外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莫不學字出入時無教文字莫不有
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陣才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遂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
心外自無緣及得外莫 語類百四

○某當初講字也豈意到此處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
似去年勝似前年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

○某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佳地若或去年友也則枉了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教年前理會不得死亦却可惜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予者之所志唯此一語而已無所見於此則終身所事
置無用之贅物也

書永井行達自警文後

享保丁酉之春一日寂然無人之敵柴扉妄意頓息似心意清或靜堅密下或說
誦聖經仰嘆舞雩之詠歸俯觀万物之生意頗若有知得焉明日空思之

則清者却濁靜者却動妄意錯行休焉昏然與不學者無以異矣慚愧迷惑振
然汗流因憶朱子嘗言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
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復然如初無所睹也此 直方先生所以
常致警戒吾輩也夫以時悅懌妄意為有所得則正易足之病而實學者之大患
也故書之以備後監云享保丁酉仲春下浣 永井成之誌

省悟甚善所引朱說尤的切矣予昔時在京師之日有此患焉今見成之言
感於心學者宜深思也依藤直方言之

兵法論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又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又曰春秋無義戰
又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騁戰大罪也孟子之——言已如是矣今夏兵術者皆得罪於孟子而
劍術者流又其下屬也我 邦由 神武造業之初而君相士大夫皆以戰陳功伐為上策
而不知聖賢之大道先功利而後仁義之弊人之皆然其治習之甚遂以禘正成為有
智仁勇之德以源義經新田等負武曰信玄豐臣秀吉之徒為武夫之表軌常
帶刀劍以為日用不虞之備則其志之域可以見矣——儒士言我 邦武夫之所尚

又有不必同於異邦聖賢之道而張皇之以誑初學輩亦可悲夫予嘗與人論曰我
邦亦有可稱聖賢之人乎或人無明對之予乃言若果無可稱聖賢之人也我 邦之為學
者不資於中國聖賢之明訓則初無所折衷於等理之中正而其外尚者特資質之所得
與凡士之氣習耳何足以貴之哉況市店高買之徒又下此一等其俗習之卑賤固不
足以樹於齒牙乎世儒識此等者蓋鮮矣可慨嘆焉再一日學友溝會論及軍術兵
器之古又因告之以此云享保丁酉仲春 直方先生 誌之

書齊壁

天地者人之父母也人欲者天地之讎也學者之志^志天地而從人欲也猶棄父母而莫能言賊
之學者極言養子之非矣而不自知報讎之等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喪者
何可不思之乎 直方先生筆記之以

朱子曰某處得某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
是洒落

直方謂朱先生之此言緊切的美學者宜深思之得一兩句喜者之難得於此
可以見矣

昏稻葉正等文後

心口不相忘者自古之通患也而近時稱道孝之人口中說聖經心不存以下登責者予未見之正受於吾黨受此責者誰也耶

朱文校畧

正信謂此題各見于永井行達與曹田信貞各予問之師曰先生嘗讀朱書之間置一十冊於九上獨有感則漫載之後各朱文校畧耳固非譯而造之畢竟是個瞎頑底之書後人因其題名而為見生編集之書者則非先生之本旨也故今不載之只存其題者而已

易學啓蒙溝義序

古昔伏羲氏夏民用之迷而益八卦之文王周公繫彖象之辭而其方復備此易之知以為卜筮之書也孔子作十翼始發揮道理而卜筮又不廢至於程子之易傳抑道理而不取卜筮則全失易昏之本意而生後學之疑惑也予朱子之啓蒙本義乃依伏羲文王周公古卜之正意而易書之精蘊繁然明白莫復可疑者矣呼朱子之有功於易書宜可以言語稱之哉諸儒論易書之誤先於朱子者朱子已辨之後於朱子者薛文清李退溪論之敬翁先生朱易衍義則兼之者也其餘俗學曲學之妄說固不足論焉况我邦昧於文字陋儒之說予夫易陰陽而形而下之器也故

主氣而理在其中矣此乃有物有則理氣妙合之義而道之全體也伏羲文王周公主氣而言卜筮而理在其中矣孔子主理而言卜筮則固非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而別矣一意以教人焉朱子有言曰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說官掌於大卜而不列於文子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昏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指而固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知在如後田將即矣是田將說自購之類皆祭祀即矣祭祀証儀故就其間推去此理身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人不曉其詞而暗中摸去亦起私意心揣恐便有至賢後生亦未易道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處論語尚爾未通豈宜處此耶又有言曰如易之元亨利貞本末唯是元亨利貞大亨而利於不正則邪亨又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概是為卜筮設設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放文言漫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因利分明言大亨三易東山歸藏周易古之於卜筮三官立之凡教人奉去古未遠後同易亦以上筮得不禁令人說易至下筮之書便以為厚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道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

故特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美之初貞者亨之幹與未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善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此之言實不謂述易書之本道而闢後世之差繆矣予頃日讀荻叢祐重易學啓蒙講義喜其用力於易教而不違朱子之成說書其卷端如是云享保丁酉孟春中浣依藤直方操筆於東武富舍

○文集九十二曰蓄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薄於財直方謂此乃貴賤用財之法率也

○自行束脩以上語類曰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蓋匪是較直錢底真宗之時講筵說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要錢

直方謂學者空手而見則不恭也教者要幣之重又不廉也二者皆非而空手生於吝嗇要幣生於貪得若夫貴家高祿之人則其幣之存固其所也梁惠王招孟子而卑礼厚幣亦可以見矣近時求師學道者自其初見師時已無信道之實而又失隆師之礼要何以終業造道之望哉學者

思之 丁酉春

韞藏錄卷之二

飛丹